

The
Blood
Lance

血 · 色 长 矛



SMITH CRAIG

[英] 史密斯 著

柳明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Copyright © Craig Smith 2007 (The Blood Lance)
Craig Smith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色长矛 / (英) 史密斯 (Smith, C.) 著; 柳明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2

书名原文: THE BLOOD LANCE

ISBN 978-7-5624-9115-6

I. ①血… II. ①史… ②柳…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25928号

血色长矛

XUESECHANGMAO

(英) 史密斯 (Smith, C.) 著

柳明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王伦航 版式设计: 田莉娜

责任校对: 谢 芳 责任印刷: 邱 瑶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易树平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24.25 字数: 293 千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9115-6 定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玛莎，
我一生的爱人和我的好友兼高明的顾问博得特·帕姆伯格，
《血色长矛》的保管人。

CONTENTS

目 录

序 章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23
第三章	041
第四章	059
第五章	103
第六章	143
第七章	187
第八章	205
第九章	233
第十章	269
第十一章	292
第十二章	330
尾 声	369
历史注释	375
致 谢	377

※ 1939年3月16日 ※

死者穿着党卫军军官的制服、大衣和黑色高马靴，但军官帽、手枪、身份证件以及每个党卫军军官都配戴的骷髅戒指却不见踪影。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军人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给贝希特斯加登打电话请求援助。毕竟，怀尔德皇帝岭就位于鹰巢^①的外防御圈之内。

不到一小时，迪特尔·巴奇曼上校便抵达了库夫施泰因，还带来了两个排。又高又胖、有些秃顶的巴奇曼上校，面无表情地指挥手下搜查小镇。当然，这些奥地利人被吓坏了，他们没有任何抵抗，乖乖地从房子里走出来。巴奇曼对进展很满意，他带着一支小分队走到山脚下。跟昨夜一样，气温很低，小雪夹着冻雨洒落下来。天空灰蒙蒙的，地面已经冻结，白茫茫一片。长满小树的山脚下，两名奥地利党卫军士兵给巴奇曼指明了尸体的方位。

①鹰巢：德国纳粹党的秘书长、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1938年下令建造，作为希特勒50岁生日贺礼的一座别墅，1939年鹰巢及配套设施正式完工（本书中的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巴奇曼命令他俩回到镇上去协助搜查，然后带队走上山去。

他走近尸体。死者仰面躺着，眼睛睁着望向天空，身体和大半个头部深埋在雪里，四肢在坠地的一刹那似乎很放松。巴奇曼不解地摇摇头，又抬头看了看死者跌落下来的那个白雪覆盖的突出石台。他仰着头想要看清到底有多高，但雨雪刺痛了他的脸。他坠落的速度再快也得好几秒，至少三四秒吧，在结束之前那是怎样漫长而痛苦的时刻啊！生命就要走到终点，他都想到了什么？落下来时他的大脑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画面呢？只有上帝知道。

巴奇曼再靠近了一些，想仔细看一看那张脸，却突然抽泣起来。一股突如其来的情绪令他失去了控制。他单膝跪地，俯下身子，想掩饰一下，让抽泣声听起来像是他吃力地跪下来的声音。但他的努力似乎白费了，他的手下们好像根本没听见，也许是假装没听见。他脱下一只手套，手指掠过那张冰凉、蜡像般的英俊脸庞。他触碰到硬硬的、一天没有修剪过的胡碴，轻抚着那两片精致而微翘的嘴唇，摸了摸他那优雅地弯曲的眉毛。眼前这副安详、宁静的表情令他大惑不解。这怎么可能？

他抬头看了看天。当时的时间是夜里。在黑暗中，他也许看不到山色从他身边掠过，可能会漫无目标地看着天空，但他一定听到了耳边疯狂呼啸的风声，一定感受到了一种加速度拉扯着他。他还有四秒的时间，这足以吓坏任何人，但是他面对的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是的，巴奇曼想，他就像一个纯洁教派的教徒，欣然走进大审判官的火堆那样慷慨赴死了。

※ 瑞士艾格尔峰北面，1997年3月24日 ※

最熟悉它的人们称它为“食人魔”，他们把这里的僧侣和圣母玛利亚叫作“它的孤独邻居们”。自从登山成为一项体育运动之后的近百年，它已夺去了所有敢于挑战它那面目狰狞的北面的登山者的性命。在此过程中，它的那些石台、沟槽、岩缝和巨石陡坡都获得了各种花里胡哨的名字。在大岩石的外围有“红烟囱”和“燕窝”，在高高的“死亡营地”有一块标牌，那是两个比所有前人都登得更远的德国登山者在1935年被冻死的地方。还有所谓的“众神之梁”——去往“白蜘蛛”必经的一块令人眩晕的岩石，“白蜘蛛”是最后一片，也是最诡异多变的冰原，因它的中心像蜘蛛吐丝那样向外伸出许多条裂缝而得名。最后是“缝隙出口”，就是几条非常狭窄、几乎垂直的岩石通道，一直通到山顶。

艾格尔峰北坡的首次成功登顶是在1938年。两支登山队，一支德国的，一支奥地利的，虽然出发时间错开了一天，但他们是一个整体，这样他们可以顺着同一条绳索通过“缝隙出口”。九年后，另一个登山队借助于更好的设备以及第一次登顶的路线和

痕迹，第二次成功登顶。他们也像第一支登山队一样，为后来者留下了绳索和钩子，并从西侧的峰肩走了出来。其后的登山队也同样如此，有了这些精心设置的钩子和不时出现的绳索，登山的难度大大降低了。在那之后艾格尔峰的阴面变成了一个试验场。先是国家队屡次成功登顶，之后又有了私人登山者。1950年，有了第一次的当日登顶成功。1964年，一位女登山者登顶北侧。就在一年前，一支瑞士向导队历尽艰辛从峰顶顺绳索下山时遭遇了非常惨痛的事故。他们试图救援两位意大利登山者，虽然救活了一个人，但在此过程中他们中的三个人失去了生命。还有一条最直接的路线，叫作“约翰·哈林线”，以开辟这条线路而牺牲的登山者名字命名。而后有人第一次成功地从艾格尔峰的西侧滑雪下山，然后出现了一位最年轻的登山者，再后来，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八个半小时登顶——它打破了所有的纪录。

但是，即使这个“恶魔”已被前人的绳索、钩子、对于它危险的各种详细描述和直升机救援所驯服，它仍然可能不时地从沉睡中醒来，像野兽一般咆哮着从阿尔卑斯山南面冲出来。它的狂风足以撕开登山者抓附着岩石和生命的手。这里的冰以特别不稳定而闻名，石头多坑洼而且脆弱，大雾常常会随着清新晴朗的焚风^①不期而至。由于这种大雾过于浓厚而且迫近，登山者只能靠触觉摸索着攀登。此外，还有岩石、冰、雪混在一起的雪崩和背阴处永远得不到阳光温暖的刺骨严寒，以及不断攀爬那些几乎垂直的岩壁而产生的极度疲劳。在第一次成功登顶之前已经有九人丧生，在那以后几十年间有超过四十人遇难。

当1992年凯特·威勒第一次挑战艾格尔峰时，似乎所有的纪录都已经被人创下了。艾格尔峰是伯尔尼阿尔卑斯山的一座岩

①焚风：指从阿尔卑斯山北侧吹过来的一种温暖而干燥的阵风。

峰，有着传奇的历史，虽然它颇具危险性，但却是旅游的好去处，舒适宜人。凯特只有十七岁，但算不上艾格尔峰最年轻的登山者。她真正意义上参加这项运动是在三年前，那时她已经多次登顶欧洲有名的山峰，包括富有传奇色彩的马特洪峰。第一天，凯特和父亲爬了十个小时，父女俩不停地用所谓的第一支父女登山队开着玩笑——这种“第一”的清单越拉越长，以至于早已成为他们之间的笑料。他们本打算在次日的晚间登顶，因为一切都进展得颇为顺利，但是当晚一场暴风雪来得毫无征兆，天寒地冻，硬是把他们拦截回来。他们支起帐篷，想等风雪过去，但这时他们的供给已经不多了，最终他们还是无功而返。

第二年夏天，凯特再次尝试登顶。这次，她的同伴是她在那年春天遇到的一位年轻的德国登山者。在吃力地穿越过那条两天的路线上的低处冰原后，他们在“死亡营地”做了爱，打算第三天就登顶返回。早上醒来，风和日丽，他们满怀信心地爬上了坡道，又顺利通过了“众神之梁”。但后来，在“白蜘蛛”，因为一颗螺旋冰锥折断松开，凯特的同伴滚落到将近一百米深的冰石头上。幸运的是，他只是摔断了双腿，没有更大的损失。

她的第三次尝试是与罗伯特·肯扬爵士以及一位曾上山十多次的瑞士向导同行。罗伯特提议把此行当作一次蜜月登山之行。“我们要么把它拿下，”他带着一个永不言败的男人特有的淡定和自信对凯特说，“要么，它要了我俩的命。此外别无选择。”

如果换作一个缺乏凯特那种激情的人，面对这样可怕的选择一定会犹豫，但是凯特很喜欢。罗伯特·肯扬的生命中极少有妥协。他喜欢大胆地抓住机遇，品尝胜利的滋味，仿佛这是上帝赋予他的权力。

他们采用了1938年的那条经典登山路线，策划了一次三天的攀行。在第二天晚上，向导阿尔弗雷多在一个大缝隙中发现了一

点冬天的残留积雪，便挖了一个雪洞；而凯特和罗伯特则利用了一块狭窄的石台，它就像噩梦一样恐怖，因为它的下面就是深渊。

经过两天悬崖峭壁上的攀行和不停地用镐子敲击冰面，凯特已经筋疲力尽，但是一想到明天会是个好天气，只要再攀行三四个小时便可登顶，她察觉到她竟然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过。在他们脚下，夜色已经笼罩了格林德尔瓦尔德小镇，但从他们现在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到西侧遥远的山顶积雪反射过来的微弱的落日余晖。因为已经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这时，他们把腿从石台上垂下，潇洒地吃着冰冷的晚餐，喝着热的红茶。

吃完晚餐，他们陷入了一阵令人惬意的沉默，就像一对老夫老妻那样，实际上，四天前他们才说过誓言。最后，凯特希望再把罗伯特拉进自己的思绪中，她轻轻叹了一口气：“我们的最后一晚。”

二十一岁的凯特，是一位皮肤白皙、苗条高挑、发育早熟而结实的美女。有着日耳曼民族的蓝眼睛和淡黄色秀发的她，本来可以当一名模特或者女演员，但是她不愿意听人发号施令或者造作演戏。罗伯特三十七岁，粗犷英俊、富有、健壮、性格温和。六个月前，凯特和非正式男友卢卡·巴托利在热那亚南部一个度假小镇参加一场派对时，她才与罗伯特相识。罗伯特碰巧是卢卡的老朋友。刚认识的那一晚凯特和罗伯特一直待在一起，不停地聊天——只是聊天，天快亮时他们都意识到，一切都已经改变。尽管凯特认为他们应该发展得慢一点，就像正常人那样，但他俩的生活态度就像登山——什么也阻挡不了，那些条条框框更不在话下。

凯特伤感的叹气让罗伯特开心地笑了起来，他深情地拉过凯特的手，其中的温柔比欲望多得多：“你这话好像希望我们在这里多待几个晚上似的。”

“反正再待一两晚我也不会介意，”凯特一边回答，一边扫视着脚下的昏暗世界，“只要我们能不停地登山。”

罗伯特好脾气地叹声说：“上帝啊，我到底娶了个什么人啊？”

凯特大笑：“你可不能说我没警告过你！”

“警告过！”罗伯特承认。

凯特苦笑道：“在前男友和占有欲特别强的父亲之间，你差不多注定要一败涂地！”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知道吗，如果不是因为我一直疯狂地爱你，我可能会听他们的！”

以前从没有人告诉过凯特有关她这位未婚夫的事情。当然，因为他的固执，她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类似她父亲和卢卡曾经给予她的关于罗伯特的那种严厉警告。事实上，几星期前她才得知，罗伯特是第七位福斯勃利伯爵，还是一个位于德文郡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区的庄园主人。在福斯勃利市政厅，她曾经惊讶地看到一张罗伯特身穿英国军服正在接受奖励的照片。经她一再追问——实际上是一场审讯——他才承认，是的，他曾经“因为勇敢精神和服役时表现突出而被授勋，类似的还有其他几次吧”。“你是个英雄吗？”“其实更像是我总在最错误的时间站在错误的地方……”

凯特太年轻，还不懂世故，却又足够成熟，不会过分贪图名分。但她发现，被人称作肯扬夫人，并且总是看到一些自己父亲那个年纪的人用敬畏的眼光看着自己的丈夫，好像不是一件坏事。有何不可呢？罗伯特·肯扬有着小说男主角那样深沉的面孔和希斯科利夫的神秘气质；有达西先生的温柔、与生俱来的骄傲和从不服输的美德^①；他认识首相，在军队服役期间曾经在几位皇室成

^①希斯科利夫和达西分别是20世纪著名英国小说《呼啸山庄》和《傲慢与偏见》的男主角。

员身边工作过；他曾遍游世界各地，能流利地讲五种语言，还能在工作中熟练运用另外几种语言。但是她最喜欢的还是丈夫那从不退缩的个性。

唯一令凯特犹豫的，也仅是一点点犹豫，是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他已经三十七岁，整整比她大十六岁。当然，她一直喜欢比自己年长的男人，至少从她十六岁生日起就是如此。如果她偶尔跟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在一起——那他一定是个登山爱好者，最后肯定是大闹一场，以感情破裂而告终。

如果她在一场体力竞技中战胜某个年轻人，他们往往会暴躁地怨天尤人，而在那些年长的男人身上却很少这样，他们更加自信，似乎也更欣赏她高超的登山技术。所以，她要嫁的男人必须是始终立足于他自己的世界、能够自得其乐的人。八岁、十岁、十六岁，又有什么关系？

“但愿他们没想着跟我们一起宿营。”

凯特的目光离开了远处的雪峰，盯着正在上山的两个人影。暮色渐浓，他们的视线一定不好，但她看得出，对方向上移动的速度很稳定，像是合作多年。他们攀爬的速度一定比她和罗伯特、阿尔弗雷多要快。当然，这也是两个人在一条绳索上攀登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棒。

想到罗伯特说过他们要宿营，凯特向石台下面望去。那两个登山者可能会要求借宿，但她想不会有很大的空间，他们能让出来的地方只有几英尺宽，勉强可以睡下两个人。在他们的头顶上方是一块突出的岩石，可以为他们挡住上面落下的石块，下方是深达数百英尺的峭壁，最下面是冰川。

“我怀疑他们要走‘众神之梁’。”她答道。意识到将会有不速之客来侵扰他们的这个事实，凯特有些恼怒。在这个海拔高度她不需要更多的同伴，她只想占有丈夫全部而完整的注意力，甚至

不需要阿尔弗雷多。实际上，她曾经坚决反对使用向导，但是罗伯特坚持。他说，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有第三个人在，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罗伯特继续看着两个人靠近他们。“我也不知道，”他终于开口说，“这可能很有趣。”他指的是只有顶级登山者在大白天才敢于挑战的山岩，却有人在夜里攀行这件事情。

“如果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你可以说‘众神之梁’有趣，”凯特回答，“但在晚上，那纯粹就是疯狂。”

“几小时之后就会出现满月，”他告诉她，“如果天气一直晴朗的话，几个强悍的登山者在凌晨两三点钟就可以登顶。”

凯特想象着那样的景象，不由得兴奋难抑、心跳不止。她怎么就没想到呢？而现在，月圆之夜的登山之行听起来就是她要追求的最终目标了。

她听到阿尔弗雷多用瑞士人的方式向两名已经爬上来的登山者打招呼，这几乎是义不容辞的。他们用高地德语回答阿尔弗雷多的问候，然后说了几句话，意思是他们对有人在离陡坡这么近的地方宿营感到惊奇。因为没有多余的地方给两人借宿，气氛不免有些尴尬，好在登山者们通常以乐于助人并且最能将就而闻名。

“你们想在这儿宿营吗？”阿尔弗雷多用高地德语和瑞士德语混杂的口音问他们。阿尔弗雷多跟罗伯特的年龄相仿，但是粗糙的皮肤和胡须上面的灰色斑点让他看上去年近五十。他说话的口音是土气的伯尔尼方言——缓慢到难以想象且没有停顿，带着山区特有的魅力。

“除非迫不得已，”其中一位身材高大些的人回答，“我们打算等月亮出来就继续前进。”他带有奥地利口音。“不过，如果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等几个小时再走，你们不介意吧？”

阿尔弗雷多眼睛看着凯特和罗伯特的方向说：“要看那位先

生。”两个奥地利人惊讶地望向石台，显然他们之前没有看到凯特和罗伯特。

罗伯特从石台那边用标准的高地德语大声说没问题。“需要什么只管说！你们什么时候出发的？”

“今天早上四点，”那人回答，“我们希望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完成，但时间不多了。”

“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才走了这么远！”罗伯特回答。

“你们是正在蜜月攀行的两只爱情鸟吗？”第二个男人问。

“是啊！”凯特大声说。

“如果你们能跟我们一起上山，我们将非常欢迎。”第一个人说，“明天一早应该会有大雾——如果你们等着看日出，那时候离开这里会比较麻烦。”

“根据我听到的最新预报，还会有几个晴天。”凯特回答。

“我怕我们三个人会拖你们的后腿。”罗伯特补充说。

“嘿，我从报上读到过关于你俩的全部情况！你们拖不了我们的后腿！”

现在，罗伯特似乎在考虑他们的邀请了。“你们真的不介意我们一起去吗？”

“你开玩笑吧？如果把你们两个连在我们的绳索上，一起登顶，我们最终会出现在《高山杂志》的封面上！”

罗伯特开心地笑了。“我可没想过这个。这样吧，给我们一分钟，让我们商量一下。”

“不急，只要你们高兴，几个小时也行啊。”那人回答。

“阿尔弗雷多！你为什么不煮点咖啡给他们喝？”

“还有一两杯热咖啡呢，先生！”

“可以可以！”第一个奥地利人回答，“你们真是热心肠啊！”

阿尔弗雷多先前把他身上的绳索穿进了一个永久固定锚，以

便下去迎接他们。这会儿他转回来，走向他自己的临时雪洞。两个奥地利人跟着爬上陡坡时只用了冰爪。

当三人爬上岩石，消失在视线中后，凯特说：“你真的想这样吗？”

对凯特的热情，罗伯特愉快地笑了。“我早该猜到你会作好准备的！”

“因为一会儿就会起雾了，这可能是聪明的做法，”罗伯特认真地想了想说，“其实我觉得还不错，所有情况都考虑到了。你说呢？”

“什么？四个小时吗？”

“如果我们能跟上那两个人，可能还会省不少时间。”

凯特听到一种声音，像一根棒子在敲击着岩石。她回头朝陡坡望去，刚好看到一个影子从岩石前闪过，当她意识到那是人影时，吓了一跳。

那个模糊的影子一开始下滑了一段，然后开始翻滚起来，但它毫无反应，像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它从岩石的边缘跌落，垂直坠落到下面的冰川上去了。凯特和罗伯特被惊得跳了起来。他们的身体不可避免地碰撞到一起——他的肩膀撞到她，使她失去了平衡。凯特感觉到自己向外倾斜过去，便伸手抓向罗伯特的手。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她遇到了麻烦。她大喊着他的名字，却没有抓到他。

她原本固定在岩石上的绳索被人猛拉了一下，使她的背部猛然撞到山石上，某个东西擦着她的头掉落下去。是她的睡袋吗？还是他们的一个背包？她不知道。她朝下看去，视线内只有幽灵般的冰川。

会不会是他的锚钩松脱了？这个想法令她难过，她禁不住猜想，刚才从她身边掉落下去的东西会是什么。睡袋，背包……难

道是罗伯特？

“罗伯特！”

这时，她看到从石台上有一个脑袋的影子探了出来。一定是救她的人来了。

“罗伯特？我在这儿。我没事！”

“割断绳子。”远处有个声音喊道。

“不！”她突然吓哭了。

正当凯特拼命踢蹬，想要回到岩石上时，那个脑袋的影子缩了回去。她挣扎着靠近了些岩壁，但还是无法碰到它。

“求你，不要！”她哭喊道。

她的手指在岩石上来回摸索，但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抓住的地方。她的身子又荡远了，腿转离了岩壁。她用力踢蹬着，扩大摇晃的弧度，以便能再荡回去。她抬起双腿向后靠，身上还带着固定绳索用的挽具，同时伸出一只胳膊够向岩石。

这一次她终于荡到足够近的地方，能抓住岩石了，但两腿却不停旋转，最终还是失去了这次机会。她抬起头，同时感觉到绳索轻微地震动了一下。

“不！”

绳子断开松脱了，凯特发出恐惧的尖叫，她看到一个突出的巨石的影子冲向她。

她猛烈撞上了巨石的斜坡部位，没能抓住任何东西，她的臀部和两腿已经滚离了巨石的边缘，绳索挂住了什么东西。

担心任何一丝移动都有可能使自己坠崖，凯特只能用手摸索着寻找一个能抓住的地方。她发现这里是一条不高的山脊，减轻了一些绳索的压力，所以她暂时是安全的。她抬头看看坠落下来的那个石台，由于周围的影子遮挡视线，很难判断石台的距离。她猜测她可能又跌落了六英尺。那么离石台总共有十二，或者